

十五年代

向培良著

支那書店發行

十五年代

向培良著

支那書店發行

1980; 3. 出版

1——1000 册

版——所
權——有

實價大洋六角五分

一個卑微的故事

看到了這一年的事實，我著者也是深深憎惡共產黨的，雖然我完全不懂得政治。說到共產黨破壞社會的罪惡，真是無從計算；但是我著者，因為共產黨的罪惡，因為憎惡他們，却更其憐惜人類了，因為人類的損失。我憎惡一個共產黨，但是我愛一個人。說是罷，縱然窮凶極惡的人呢，却也是和我們一樣，是我們的兄弟呢。爲了兄弟們的痛苦，兄弟們的沉淪，兄弟們的喪亡與滅落，雖然是厭惡罷，誰能夠沒有悽愴惻怛

的心情呢？在最後的一刻，在死亡吞滅一切的時候，又誰能夠執着於從前的經歷呢？想想罷，只要一想到那些死者，在戰爭時，在法場上，在監獄中，在無盡的逃亡之程途，以及那些於被捕時從繩子，從水，從絕去飲食而自殺的，想想那都是我們的兄弟，都是應該可以成為人類的工兵，成為生產者的，因為是共產黨，——而他們之所以成為共產黨也有許多原因，為馬克斯主義的，為生活被壓迫的，或者，僅只是機緣之偶然的，他們都一樣，為不可避免的命運之鉄鉗所夾，由此變為人類的破壞者而被殺。一想到這，總覺得是人類底損失罷。只要一聽到那沉重而啞的槍聲，知道有一個靈魂已經離開了軀體，那心情是多麼的沉重喲！據說，當每一個靈魂離掉了軀體的時候，沉重的罪孽便和死去的軀體同時消逝。那飛出來的靈魂，縱然是帶一點灰色罷，也還是鴿子樣的東西，這靈魂將一直飛到上帝那

裏，上帝是，也正和接待善人和正直者一樣接待他們。上帝將對他們說：“你愚妄人，你有罪者，也到我這裏來罷。雖然你的罪孽是不可恕的，但是你們的眼淚，你們的苦痛，你們所受的刑罰，已經可以洗淨你們的罪了。”

——人類都是兄弟。

我著者這一次是陷於不可拔的地位了。恐怖和痛苦在追逐着我，雖然所住的地方離刑場已經很遠了，但是每天，唉，簡直每天都是，有沉重而啞的槍聲傳到這裏來，是槍斃共產黨的聲音。隔開了一渡河，隔開了幾所高大的建築物，隔開了許多樹木和房屋，但槍聲却固執地傳過來，似乎牠沒有別的地方可走呢，唉！

有一次，無可如何地在道上遇着就刑的人們了。我躲在旁邊，戰慄着不敢看他們，又無端偷偷地投以一瞥，唉，那臉子，人類的臉子呵！那既不是想像中的慷慨激昂，叫口號和怒罵的

殺

！

殺

！

英雄，也不是想像中的哭泣苦痛，只是呵，在那臉子上已經消失了人類一切所有，消失了生命，消失了血和肉，凝在那上面的只是無際的空虛和死亡。我想起了綿羊就死的情形，那是馴順而且無聲，而且苦痛——願上帝饒恕了他們的罪孽！

銜鋒號和喊殺的聲音，在行刑時所表演的，是如此頻繁，以至於小孩子都學着在唱。一聽到了這些人類的幼小者，還不曾知道銜鋒號和喊殺的意義的孩子這樣唱着的時候，我的心是比看見那實有的境地，比看見就死者恐怖的面容，比看見罪惡的犧牲在槍聲中仆地，我的心是還要悽涼些的。罪惡已經在槍聲之下消滅了，但是這印像，這傷慘的心情，這人類靈魂上的污跡，這殺機，却永遠刊刻在孩子們的心上（我願意孩子永遠不知道這樣的事情），遺留到下一個時代去了。咳，我們的詩人曾經夢想到將來會有一個

打倒蔣匪！

中國新覺派青年

時期，沒有皇帝，沒有兵，沒有刑罰和殺戮，人類兄弟和睦同居。我們古代的學者也有一個至治之世的理想，那時候是殺止刑錯，天下大同。但他們却把那個理想歸於過去；時間把那個世界愈引愈遠，把現在愈變愈壞。但是我著者却這樣想，假如我們將來不能夠把戰地化為和睦之宮，把刑場化為相親之殿，把殺場化為擁抱，刑罰化為贈與，那麼，人類為什麼要存在呢？豈不是沒有人類到還是較好的事麼？假如那樣的時代是絕不能夠達到的，我著者，縱然是卑微的聲音罷，將咒咀人類，咒咀神。

不是憎，乃是愛，才能夠消滅人類的罪戾，造出一個較好的時代來。

我著者現在要告訴你們一個卑微的故事。這不是一篇小說，不是什麼虛構的東西，因此這個故事裏面沒有偉蹟，沒有俠情，沒有戀愛，實在是毫不關重要的，只是這大時代裏的一點微

12345678910 弟兄簽名

李陳王
張世

英美日在戰國領土！

韓英成者在此簽名：

沫，如我著者一樣卑微。我呢。只是就我所知道的寫下去，沒有添加什麼，也想，假如能夠做得到的話，不減去什麼。你們，高貴的讀者，要是你們吃飯以後，或者在工作終了休息時間，有一點舒閑的光陰，覺得虛耗了也並不可惜，那麼，我著者請求你們含一枝煙，一杯新煮的熱茶放在旁邊，一張適宜的躺椅睡在你們舒弛的軀體底下，來垂聽我這個卑微的故事，要是你們無論聽到什麼地方，覺得大不耐煩，只要一皺眉頭，或者一舉手，我著者便會輕輕走開去。

在這故事裏面，只有女主人的真姓名我沒有說出來，說出來或許會與她有什麼不方便。我著者給她擬一個名字叫珍子。她是民國四年生的，完全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孩子，吸取着這個時代紛擾淒苦的乳汁而生的。

珍子今年十三歲，因為家裏窮，她又發育較早，所以成為營養不良的孩子，她長得比較高，

單瘦，有着營養不良的孩子例有的蒼白的臉和大而陷落的眼睛，有着營養不良的孩子例有的怯懦，沉默和陰鬱。而且，有着例有的早熟的智慧呢。牠有父親，母親，兩個姐姐，一個弟弟，一個妹妹。父親三十九歲。母親三十六。姐姐是十八和十五，通沒有出嫁；弟弟和妹妹都很小。他們住在火車站旁邊，父親是做腳夫的。她和姐姐通是織襪工，已經失業了。

事情是這樣開始的：

十六年的秋期，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。因為時局不穩定。又是打仗，又是共產黨暴動，又是鹽荒，所以雖有一個很好的秋收，民間的情形總是天不如天！市面的經濟一枯窘，鐵道的營業便衰敗了。以前，一車一車的客人和貨物裝着上下的，現在却變成一車一車的兵，怖人的東西了。望着車站一天天蕭條零落了，正如同看一個壯年人得了不治之病，天天消瘦下去。以前她是

歡喜，吵鬧，顯着無窮的光采，而一切都在兵的灰色的脚下消失了。看見了這個，住在車站旁邊靠車站爲生的人，是多麼傷心呢。以前每一次車輛來到，生命立刻擁擠到那裏，金錢隨處都是的，只要有去取的元氣，於是給他們帶來歡欣和幸福。這情形完全變了。每一趟車來只給他們帶來沮喪。從兵那裏，他們能夠取得什麼呢？而且是危險的呀。但是珍子的父親是一個好的父親，盡力量，負責任，雖然在不利的環境之下，他仍然照樣做，絕不鬆懈。他仍然一清早就拿着他的曲扁挑和繩索出去，傍晚才回來；他馬蟻般尋找工作，走遍了他所能走的地方。然而却有好久他不能夠從腰帶裏抓出滿把滿把的銅元，沒有帶着微醉的紅色在臉上（以前他高興的時候，照例要喝四個銅元的白酒回家；他絕不像別人縱飲）。家裏的景況是一天不如一天。

又是這樣慘憺的時會。母親遏抑地輕輕說

着，怕人家聽見了而又不能說似地：“怎樣辦呢，早上又沒有米了！”父親默着，沒有答應。母親是，以爲他惱了，抱歉似地解釋着說：“人口多，要吃的，真奈何。”父親仍然默着，伸出他的大拳頭，威嚇地憤怒地揮着。但是他的拳頭雖然大雖然有力，金錢却並不服從。反而譏諷地走開了。於是他拿起他的曲扁挑，不吃早飯就出去了，母親以憂愁的抱歉似的眼光隨着他。

這樣的情形並不只一次，而且逐漸迫切。

而大姐姐也沉默着。幾天幾天不聲不氣地，她儘是坐着，懶得動身，也懶得說話。一天晚上，母親又感嘆地對父親說，“米完了呢！”

“怎麼又完了呢？”雖然是質問的話罷，却說得非常和軟，因爲他早知道米是應該完了的。

“人口多，要吃的，怎麼辦？”母親遏抑着說。

“我一天天沒有生意，並不是不願意做——”話到這裏就斷絕了，似乎他沒有氣力再說下去。

接着是無既的沉默，但是大姐姐從沉默的黑角落裏起來。

“這樣下去終久沒有辦法的。吃的多，做的少，況且又沒有生意，爹爹一個人自然做不來。我已經打定了主意到省裏去，看能不能夠找到工作。前幾天我從先廠裏同學的來告訴我，說省裏一家工廠裏招工，不曉得真假如何。她約我同去，我想去碰一碰。再不然就幫人家去也好。到省裏可以先到那同學的家裏住幾天。”

“要是找不到工做又怎麼辦呢？”

“那也不要緊，我可以再回來的。我去總要找到一點事，只要有飯吃就是；到底屋裏可以少一個人吃。”

這夜的話只說了這一點點。父親沒有作聲空虛地揮着他大的拳頭。

兩天以後大姐姐走了。她去的時候。珍子覺得她以異樣的眼光望着她，以異樣的神情握着

她的手。她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，但是吃驚了，被那緊張和淒涼。她似乎覺得大姐姐是到什麼很遠很遠的地方去，去了不會再回來。所以才用異樣的神情望着她，珍子是個敏感的姑娘。每天晚上，她母親把燈熄了就寢的時候，她總有一種異樣的感情，似乎是她忽然失掉了什麼，忽然消沉在空虛的恐怖裏。如今在大姐姐走去的時候，她的影子一下子從面前消失的時候，珍子又感到光明消逝了似的感情，而且更其沉重地壓着她。“爲什麼呢？”她想，但是她不能明白。大姐姐走了以後，尤其是珍子，家裏感到未有的寂寞。父親默默地走出去又走回來，母親嘆着氣。本來讓年輕的女兒走到陌生的地方去，一無所有地去謀她自己的生活，又誰能夠放心呢。珍子是，暗夜中醒來，只緊緊地抱着她二姐姐呢。

過了不久，大姐姐付回五元錢，說是已經找到了工作，先支點薪資寄家裏的。家裏的喜歡，

簡直非我著者所能形容。高貴的讀者們，五元錢在你們的錢袋裏是很微末的。喝一杯咖啡，坐半點鐘兜風的汽車，或者吸一兩支適口的雪茄，五元錢便沒有了。不過窮人似乎也有窮人的計算。像他們那樣一家，五元錢至少可以用一個月。五元錢一個月似乎有一點神祕，但並非著者虛擬，不是怕高貴的讀者們厭煩的時候，我很可以把這筆帳開出來。這奇蹟，窮人是知道的。就是上海這樣的地方，二十來個銅元一天地生活下去，我著者也曾過過；怎麼樣使肚子飽而不讓太多的錢溜出去的這祕密是握在我們手裏的。

以後，大姐姐又陸續付一點錢回來。她是把這一家的生活担付在自己的肩上，在父親失掉了工作的時候。

現在，假如不是時局太不對（這裏也沿用着時局不對底字樣。至於怎麼樣叫作時局不對，我著者也和他們一樣完全不知道），他們一家是很

可以快樂一點的了。打仗剛才完，共產黨又到處起事：打土豪劣紳，毀菩薩，燒房子，殺人，簡直無所不爲，聽說還要殺盡反動派，殺盡二十五歲以上的人呢！（共產黨是否要殺盡二十五歲以上的人，我是不知道，因為都會裏的紳士們這般宣傳，我便這般的寫。）聽說在省裏鬧得更凶，燒鐵路，打電燈公司，放炸彈，白天街上沒有人走路。

共產黨成爲這個時候最大的恐怖。據說是洪水猛獸似的。但在老百姓們看來，是超乎洪水猛獸之上的。就是淹滅他們一切的洪水罷，是不啻他們的猛獸罷，雖然凶，但他們總捉摸得到的，知道那情形和逃避的方法。共產黨是什麼呢？共產黨要怎麼樣呢？他們完全不知道。恐怖和災禍懸在他們面前，而他們却完全不知道那是什麼，應如何對付——於是，除掉戰慄地等待命運之外再沒有什麼別的法子了。他們痛恨共產黨，雖然也許他們從不曾看過一個共產黨。這

於他們是一個神祕。而最大的恐怖是那無知之恐怖。

大姐姐凶耗傳來的那一天，是一個陰暗的細雨的冬天，冷風不停地吹，人們都凍雀似地縮着。開雜貨店的王七鬍子到他們家裏來了。他是這地方領袖人物，知道一切的消息，管着一切的事情的。他走來。站在門限旁邊，他臉上失掉了常有的舒閒風度，舞着長煙管，憤慨地大聲說着；他的話好像是對他們說，又好像只是宣洩他自己。

“真了得，你們某妹子是共產黨！真豈有此理！”

母親臉通駭青了，不敢作聲，並且她也實在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他接着說，

“好，發傳單，造反，作亂！共產黨都當得的？殺爹娘，滅祖先，毀神明，報應就在眼前呢！一個共產黨的頭子把他爺老子親手殺了，跳上演說

台，‘你們看，我老子不革命，我就把他殺了，革命的都要一樣，先回去把老子殺了！’臺子底下沒有一個人不鼓掌的，你們看共產黨當得當不得？

“想不到你們某妹子也是共產黨，真白糟踏了自己，怪不得她有那樣多的錢寄回來呢。當初你們就不該讓她到省裏去的。”王七鬍子似乎感嘆地說。母親嘴角牽動了幾次，但是不敢問。

“也自然是劫數，天命如此，你們不要傷心。她在省裏當共產黨，發傳單——那都是做得的事？——被警察捉了。大前天（王七鬍子數着日子），十一，十二那天，在省裏槍斃了。報上清清楚楚印着她的名字，朱筆點過的。命該如此，天—數難逃，你們不要傷心。”

那一家是，雷驚呆了的鴨子似的，好久，好久，才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。以後一家子的哭泣悲哀和驚慌，是不用我著者來述說的。父親空虛地憤怒地揮舞着他的大拳頭，只有他知道那

是怎麼的，知道他的女兒爲什麼而死。

俗語說的“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”珍子一家從大姐姐被殺的消息傳開以後，他們家裏的社會關係便被割斷了。共產黨的罪名是比反叛還要大的，並且含着無名恐怖。家裏已經有了一個共產黨，誰知道其餘的是不是？誰能夠担保這一件事？所以他們無論走到那裏去，不管他們全家是以勤儉和氣出名的罷，現在所看見的只有猜疑和背；起先是猜疑的臉子，接着就是背，那平板的漠然背。他們便成爲受傷的野獸，只能夠暗暗地躲在自己的洞裏忍受創痛。

共產黨鬧得非常之凶，剛過年不幾天，竟集着大隊來攻城。這次雖說給打退了，但城裏所受的驚慌可不小。要是給共產黨打進了城，那可會天翻地覆，會雞犬不留，城裏會燒成一片白地呢。共產黨雖然打退了，仍舊集合在離城幾十里的地方，組織起赤軍和蘇維埃政府，儼然是敵

國的樣子。爲自衛計，爲綱常倫教計，政府和地方上的紳士不能不出來維持，剿共。在我們這一個地方，剿共的機關有剿匪司令部，清鄉司令部，某某師，某某團，某某營，知事公署，挨戶團，奮勇隊，清鄉委員會，善後委員會，特別法庭，剿共法庭，還有許多我著者記不起來了——在七天之內，城裏面殺了兩百多共產黨。據本地名人的調查，從去年十二月到本年五月間，全縣被殺的共產黨有一萬三千多人。

在這個時候，城裏和鄉下的交通完全斷絕了。城裏的人不能到鄉下去，共產黨要殺；鄉下人也不能到城裏來，恐怕被當作共產黨或偵探而槍斃。在這樣的時期，當然皂白不分的。城裏面嚴密地實行五家聯結，嚴密地搜查，因爲不久共產黨又來攻過一次城。你在街上走着不知道什麼會有一根繩子放到你手上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一粒子彈跳到你腦袋裏去。夜間，隨處都

是步哨，除掉步哨之外沒有一個別的人。城子到這時候已經死了，沒有燈光，沒有聲息。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子彈尖銳的一叫，於是全城的人都噤住了，宛如冷的刀已經閹到他們頸上，隨後又是無既的死滅。在這時候，生命是懸在一根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割斷的線上。死亡已經變為沒有意義；沒有懼怕死，因為沒有人能夠確信他生命底安全。以後，由善後委員會發出一種通行證，我們的生命算是有了一點點保障，但仍然隨時要受檢察，隨時有人到你家裏去，家裏面不能夠比聯甲冊子上所載的多或少一個人，除非預先報告。

高貴的讀者們，你們看我寫這麼一大段或者會討厭了，因為這都是一些沉悶的事情。而在上海這樣文明地方住慣了的似乎不相信那樣的事情會存在呢。但是我著者却在那恐慌中壓了三四個月，也曾經有突來的繩子飛到我手上，却

僥倖沒有嘗到子彈的滋味。不然，我也不能夠為諸君述這樣沒有趣味的故事了。有過了那樣經驗的人，就是多說一點，我想高貴的讀者們也可以原諒的罷。

再說珍子家裏的事。

就在共產黨二次攻城後幾天，於一個不可知的早上，噩夢似的，珍子的二姐姐被清鄉司令部捕去了。據說是在什麼地方察出共產黨的冊子，載着她和她的姐姐，在省城裏槍斃了的，都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份子。第二天。她便和十一個男子，通通是鄉下農夫，暴徒，躺在飽染了鮮血而變成紫黑色的草地上。耶利米的女兒是獻給上帝的；在她未死以前，以色列的女孩子們四十天為她在山上哀哭。現在我們這一個是獻給時代的，她十五歲的小小身軀躺在血和泥上，為她哀哭的只有她的母親和珍子。那刑場上，她飲得過份而醉，新死者的鮮血找不到可以躲藏的

地方，她已經不再開口接受她們，便依在母親的鞋和衣上，是她女兒的血和別的不認識的男子的血混和在一起。

如今第三幕悲劇輪到珍子來表演了。

二姐姐死後第三天，王七鬍子，保正，甲長，走到這個墳墓般靜寂的家裏來了。父親還沒有出去。他一看見這三個人走進來，直覺立刻告訴他這是怎麼一回呀，像一把刀子已經刺進了他的胸中。他退縮轉來，伏在黑暗的屋角落裏，宛如檻牢中的狼，凶悍，忍受，無可如何，冷然等待着將絕的時辰。

於是保正說話了：“如今功令很嚴；本也是沒有辦法的事，我們誰都不願意。不過為大家看起來，也就難得說了。如今新出的功令是收藏共產黨的，一家同罪，五家連坐，一境都不得安靜。本來，不是這樣辦也就沒有辦法。共產黨不比別的，不比土匪，賊，地方上都能夠知道。共產黨

呀，連平素知心的人，連父子兄弟都不能夠相保。是這樣的世界！你平素是一個明白人。”保正的話到這裏止了，似乎他已經說完了所有的話，不能夠再增加一個字。

“要是我的兒子當共產黨，”王七鬍說，“我就要先動手把他淹到河裏去。並不是做老子的無情；共產黨既然要殺老子娘，那麼做老子的也只好先動手了。”

保正接着說：“你們珍姑娘先前同她兩個姐姐在一個廠裏做工的，那些廠自然是共產黨的巢穴。她兩個姐姐是那樣的，是大家看見的事。珍姑娘是怎麼樣，誰又保得住。雖然年紀小，‘人心隔肚皮’連老子娘通不能夠保呢。這不是一家的，地方喫虧，你們一家就保不住了。如今，王七老爹，劉家四爹，我們幾個人商量。最好是先打張稟進去。請官上察辦。是，非，真，假，自然有個水落石出，也不至於連累別人，你們一家也保得

住。”

父親始終伏在黑角落裏，骨碌地轉着困獸似的眼睛，不發一言。這時候他突然站起來，憤怒地揮舞着他的大拳頭，似乎要驅逐他面前的三個人，驅逐去他一切的不幸——然而又溫宛地垂了下去。他嘆了一口氣，走進去了。

這家裏是，死一樣靜默。

傍晚時候，珍子被縣知事公署捕去了。她正如同——匹溫順的小羊，被屠夫牽着的，沒有鬧，更沒有抵抗。她大而陷落的眼睛失掉了光彩，像唱醉了，像沒有睡醒的人，因為靈魂的窗戶裏已經空無所有了。所以，與其說她是溫馴地沒有抵抗，不如說她是沒有感覺了罷。她瘦長的身體縮着縮着，空氣在這個時候於她已經是很重的負擔了。母親跟着在後面，那樣沉靜甚至於她並沒有哭，只默默地望着她女兒一步步消逝去的腳步。那樣子，正如同被牽掉了小牛而跟在後面

的母牛呢。她跟着跟着，直到被驅逐。

這夜裏，和第二天早上珍子的心境和情形，我著者（請不要忘記，高貴的讀者，我不是在寫一篇小說）因為也是跟着去便要驅逐的，什麼也不知道。並且我著者也沒有那樣廣大同情的想像，能夠擬出來。我所知道的僅是珍子被捕以後，並沒有和縣長或法官見面，第二天早上就被命令著帶出去槍斃了。

一個十三歲神經質的女孩子，在生命剛開頭的時候，就被牽到死的路上，在無窮的恐怖中，這心理，只有陀斯妥以夫斯基（他自己有過一次親經驗）和安得烈夫似的偉大的藝術家才能夠寫得出來的。至於我，我連一點大概的想像都不能夠。珍子的痛苦。珍子的恐怖。我沒有法子告訴高貴的讀者說那是怎麼樣的。十三歲的少女，毫不因為什麼罪過，生生地走入她的墳墓中，我想這也許是殘酷的罷。但是人家告訴我

在那樣的時代中，是非如此辦法不可的。要不用最嚴厲的殺戮要不是不管什麼人，老頭也好，孩子也好，只要一涉及共產黨便立刻槍斃，社會的秩序，人類的安全便保持不住了。那麼，將不是一個老頭，一個小孩，而是無數無數的老頭小孩死在共產黨手中了。所以，縱使是無罪也罷。殺掉他們的，也正是間接由於共產黨呢。我聽到了這話。便頌讚我們長官之賢明了。

要是珍子這時候槍斃了，則她所經歷的也正和許多別的人一樣，我用不着寫出來煩擾高貴的讀者們。因為珍子是千百人中的幸運者。她背着紙標從縣署裏出來，兩個人扶着，差不多是抬着向刑場走的時候，她的生命已經消失了十分之九的時候，在半途中，有一騎馬，馬上是一個軍官，馬後是四個馬弁，正像天使，或者是我們小時候所熟習的救苦救難的觀世音，追上來把她劫回去了。原因是這樣的，因為消息傳出

去，有一個團長聽見了，說十三歲的小姑娘是無論如何不能當作共產黨槍斃的，是不會構成犯罪行為的。他反對這次死刑底執行。因為來不及和縣長商議，便先派人把這女孩子帶回去了。

以後的情形怎麼樣，我著者不曾知道。不過聽說縣長因為他的職權被妨碍，曾經一度向政府辭職呢。我讚美那個賢明的縣長，但是我更讚美那個仁慈的團長，雖然他是一個軍官。

這個卑微的故事就這樣完結了，想起來是毫無意思的，不過白費了高貴的讀者們的時間，等到再過一些時候，這恐怖的境地所給我的印像淡下去以後，我的心稍微可以安下來以後，我可以爲你們，高貴的讀者，再寫一點開心的故事罷。

他的口中满是 不，不，不，

卷之五
 五
 五

當我們分離的時候

我不知道爲什麼走到卑濕的江南來了。似乎是覺得應該休息一下，是因爲休息，我才離開風土強悍的北國，走到江南來的罷。我覺得有一點疲倦，雖然只有一點點罷，而且我想來看看我的朋友。久別了的朋友是相思的，朋友們底會合是力之根原，我想看看我的朋友，溫暖我冷凝的舊情，於是我就起身走了。

南來已五天了。在這地方，疲倦了的身體和過受刺激的腦經，却没有得到理想中所想望的

休息。我想得到一點閑靜的時光，把我的過去整理一下。本來預算只會幾個必須會的朋友的，但沒有做到。爲了人們來訪和訪問朋友，五天的光陰就這樣完全耗費了。

今天起來，頭痛得很厲害，想抽空把這幾天的日記補寫一點，但沒有做到；又是有人來訪了。我的時間，完全被攔到這上面。

覺得空氣重得厲利，似乎在壓迫着我。每一次我覺得空氣沉重地壓着我的時候，就似乎是一種預告。我今天不想出去呢。

在K君家裏午飯，飯後立在門前閑談。說是閑談罷，却只無意識地讓語言自然流走着，我差不多不知道說的是些什麼。忽然間我被一聲驚醒了。“樂先生！”唉，立在我面前的是王媽，六年不曾見面的茵家裏的王媽。這情境像噩夢似地壓着我了。我昏昏地問：“你怎麼到這地方來了？茵小姐呢？”

“到這裏來三年了呢，我自然是跟着茵小姐的。樂先生，我們不知道你的消息有六年了，也沒有接到你的信。”說到這裏，她似乎意識到還有別的人在這裏，便不再說下去，只接着說：“我們就住在這北街裏七十一號，單佃着一幢房子。我還要買東西去，小姐在等着。樂先生，你來一趟罷，茵小姐一定很喜歡看見你呢。”她走了，走過幾步又回頭說：“等我轉來一道兒去罷。”

王媽去後，我才想起，茵是怎麼到這裏來的呢？讀書嗎？不對的，她大半是沒有讀書之可能的了，並且又怎麼有家，怎麼王媽也跟了來呢？我好幾年沒有聽到她的消息了，大概是結婚了罷？同誰呢？我想到這裏，不覺得兩耳直燒，心裏也跳動了。便走進去，洗了臉，穿好衣服，才定一定神。我決心和王媽同去看看茵，六年不曾見面的朋友。但是我爲什麼要去看她呢？爲什麼又要引起一些糾纏呢？不去看豈不更好嗎？我不知